

第五十六卷 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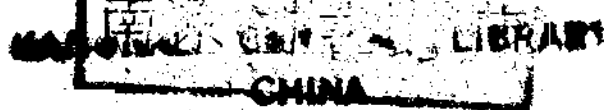
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丁丑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五百九十五期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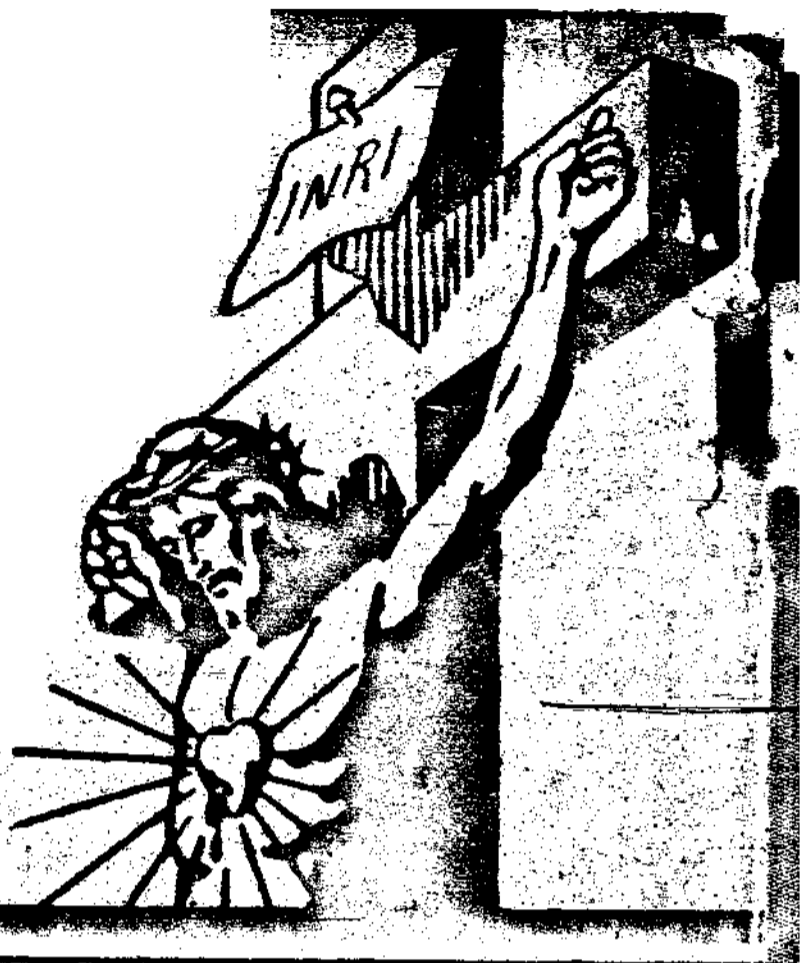
六百零七期終

上海徐家匯聖心報館編輯  
上海徐家匯山陽路印書館發行



# 聖心報

第 九 八 九 號



天 主 曆 生 一 九 四 二 年 長 國 三 十 一 年 一 月

第 五 十 六 卷

第 一 期

655

話 新 年

總 志：教 堂 底 柱 几 意 願

附 志：本 地 主 教 底 教 區

宗 會 紀 律：教 人 聖 魂 的 職 責

前 六 默 想：聖 心 敬 禮 的 意 義

專 載：徐 文 定 公 別 傳

傳 記：陶 賢 神 父 底 從 軍 生 活

小 說：巴 斯 弟 底 底 死

雜 俎：東 歸 通 訊 (二)

公 教 益 聞：

編 者

江 秋

江 秋

王 昌 社

蔡 忠 賢

王 仲 暉

張 冬 青

張 孝 松

曉 風

內 政 部 登 記 警 字 第 二 四 九 七 號  
中 華 郵 政 局 認 為 新 聞 紙 類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徐滙大修院 徐滙中學  
 徐滙男公進會 徐滙聖母院 耶  
 穌會初學院 小修院 洋涇浜若  
 瑟堂 大通路德肋撒堂 倍開爾  
 路聖明女校 楊樹浦正心小學  
 廣東橋邊尼中學 染布架 高家  
 行 洪涇天主堂 張堰天主堂  
 掛牌天主堂 徐州聖心總堂 昕  
 昕中學 光啓小學部 常熟塘角  
 海門○聖心堂 聖心修院 啓東  
 天主堂  
 河北○正定仁慈堂 北平北堂  
 東堂 西堂 東交民巷天  
 神堂 光華女中 萬桑醫  
 院  
 蘇湖○聖母院修道生 初學院  
 貴池聖心堂  
 洪洞○板場 馬頭  
 山○穀城茶園 聖安多尼修  
 院

聖心寶藏

虔望彌撒	四五·三五二
寶領聖體	三四·〇四三
恭拜聖體	三六·五八六
神領聖體	三二·一九二
早夜課等	六一·六二七
敬拜苦路	一〇·二五八
誦玫瑰經	六三·八七三
公私省察	二二·五八三
勝己首惡	九·六七九
舉行聖時	一·六六六
傳揚聖心	一〇·四二一
救靈工夫	一八·二〇一
神形哀矜	二〇·二九〇
苦身克己	二二·七五〇
忍耐冤苦	一一·五二七
善盡本分	二八·九九〇
善守罷工	八·一一九
看聽聖書	二〇·八九七
拯救煉靈	六四·四〇五
爲臨終者	二九·六九八
總計	五五·三一五七

黃鐘播音社廣播日期

一月 十八日 二月 十五日  
 三月 十五日 四月 廿六日  
 五月 廿四日 六月 廿七日

上海法國電台 十九點鐘開始  
 長波一四〇〇 短波一二·〇九  
 通信處：上海徐家匯蒲西路三三六號

捐助本報誌謝

香港 M&A CHEUNG 國幣壹百元

二月祈禱

總意：求聖神引導各執政  
 附意：美非底本地神職班

246-205  
155

# 話新年

編者

把新話來話新年，新年新話，才相得益彰；可是搜盡窮新話來：那麼，只有把舊話來話新年。新年，新年，不勝拘岸；今年元旦，我還改把這同一的祝禱，向你祝禱。



光明的道

新年，舊年元旦，我嘗祝禱中華公教，飛黃騰達，前途康寧；今年元旦，我還敢把這同一的祝禱，向在你庇蔭下的中華公教祝禱。

新年，舊年元旦，我嘗祝禱聖心報，抱着一面同魔鬼奮鬥，一面為基多建國的目標，大踏步地望前邁進；今年元旦，我還敢把這同一的祝禱，向跟你芳影趨步的聖心報祝禱。

新年，舊年元旦，我嘗祝禱本報的寫稿同人，假大塊之文章，顯天主之榮；今年元旦，我還敢把這同一的祝禱，向你巨輪苦幹的寫稿同人祝禱。

南光

新年，舊年元旦，我嘗祝禱本報的讀者，身靈健旺，多來指導贊助；今年元旦，我還敢把這同一的祝禱，向和你齊飛的本報讀者祝禱。

新年，我的話是舊的，但是我的心是新的。敬祝你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

新 年

一

1

95160460184



## 教皇底諸凡意願 江 秋

一年一度，教皇底諸凡意願，又在這裏發現了。我們做祈禱會友的，不要爲了這是一個司空見慣的標題，而漠不關心。相反地，在這世界陷於殘暴戰爭漩渦的當兒，教皇底職責更加嚴重；爲此他更加需要我們的祈禱。我們熱烈地爲他求天主吧！

「伏祈天主護之壽之；於此下土，賜之榮福，一切毋委付於其營計！」

「求爲聖教宗主，祈主允延德壽，化及萬方！」  
「無始無終全能者天主，懇憐爾臣，我等教宗庇護；因主仁慈導之榮福之路，以能賴主洪恩，竭心殫力，以承主之所重！」

我們熱烈地爲他的諸凡意願求天主吧！  
希望他主張根據：精神正義，人類正義，社會正

義，政治正義的和平，早得實現！

希望世界各國的人民，瞭解他言語的，行爲的，思想的，感情的絕對中立！

希望他終能運用公教的權力和威信，保障將來的和平，使國際間，不再以干戈相見！

希望和平教皇底和平眼目，早能看到和平的世界！

聖教會是和平君王的和平神國；我們是基多的昆弟。

基多的友愛，比血的友愛更偉大；因爲血的友愛，只表示肉軀的一致，而基多的友愛，却表示心神的一致。（良十三世）

釘於架上的耶穌，把整個的血，傾流於我們身上，使我們合成一身，彼此相愛，如身上的各肢體。（本篤十五世）

祈禱是得到和平的最好方法。

照聖保祿宗徒底話，祈禱當給我們和平：向聖父的祈禱，不就是向人類大父的祈禱麼？祈禱是家庭裏的談話；這個大家庭是沒有疆界的。祈求同一天主，賞賜和平的人們，不能散播仇恨的種子於民族間。祈

講的人們，不能懷有什麼帝國主義，什麼狹義的國家主義；不能把天主看作私有的國神。賴基多——我們的和平——的居間，舉目望和平的和愛情的天主的人們，怎樣能不求「人世弗能昇之太平」，來自萬善萬美之主宰，寵照普世好心人呢？（庇護十一世）

對於陣亡將士的同情，也是和平的階梯。

死於吾主吻懷裏的人們間，再不能產生什麼仇恨爭鬥；從此因耶穌基多底寵愛，彼此密切地結合着；將來要和來自天涯地角的衆天主的義子，共享無窮福樂。教皇要求各國的信友，——不問他們的階級主義怎樣，——用祈禱來拯救爲戰爭而犧牲的人們的靈魂。（庇護十一世）

瑪利亞是和平之后。

既然一切的聖寵，曾經至聖童貞瑪利亞之手，來到亞當子孫的身上，教皇要衆遭難的人們，抱着熱烈依靠的情緒，奔赴天主之母台前去。他期望：人類賴她的轉達，奔到耶穌聖心，衆聖寵的寶座前。爲此他決意在聖母德敘禱文中，加念「和平之后，爲我等祈！」希望這個呼籲，能打動她的最慈愛的聖心，爲這混亂的世界，恢復久已渴望的和平。（本篤十五世）

祈禱宗旨 教皇德緒凡意願

聖心敬禮，是個和平的敬禮。

假使我們要中樂耶穌底心，我們當虔修愛天主愛人的雙層愛德；就是我們的仇人，也不在例外。（本篤十五世）

聖體聖事可以協和萬邦。

基多建定聖體，爲燃起人類愛天主愛人的火炬。脫郎德公會議稱：基多底聖體聖事，是愛德合一的象徵。他要我們仗着信望愛三德，互相密切地結合，一如他的肢體。（良十三世）

在這惡劣的，和基多和平遭到打擊的時代，我們最希望的，就在信友對於聖體敬禮的大量發展。實在，只有它——合一和愛德的奧蹟，能充分恢復人類的和平。（庇護十一世）

記得姚賈斯 Jaurès 有過下邊幾句話：「海潮退去，伯多祿底船，被浪所遺，擱淺在沙灘上……」盲目者流，他在那裏看到這幅圖畫？

「你是磐石，在這塊磐石上，我將建立我的教會，地獄的勢力不能壓倒它。」我們放心吧，耶穌的話是最保險的話；伯多祿的一葉扁舟，隨什麼狂風巨浪，都不能把它傾覆，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一天

地有終，我的話必要應驗的。」

實在，教皇底三級皇冠，到現在，我只覺它的金光，照得更無遠弗屆。

一九一四年，計在華帝岡駐有使節者，共十四國；一九二一年，增至二四國；一九四〇年，竟增至三十六國；美國總統羅斯福氏的私人全權代表，還沒有算在裏頭。

愛我們的教皇，敬我們的教皇，求天主爲我們的教皇吧！

## 本地主教底教區 江 秋

根據最近公教傳教區統計，由本地主教管理的教區，共有五十二個：四在非洲，十五在印度，三在安南，二四在中國，三在日本，二在高麗，一在爪哇。再據中華公教一九三九—四〇年度之教務統計，計自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底截止，凡十二個月。在此十二個月中，全國一百二十八教區，其全年歸化數字在一千名以上者，計三十一教區，分佈領域，遠自雲南廣東，近至山西河北，以

及華中湖北及華東浙江，均呈進展之現象。

教區傳教成績之最可觀者，以漢口教區爲第一；本年歸化數字得六·一八六名。其次爲徐州，得五·六六六名。第三爲山東陽穀國籍教區，歸化數字得五·五七二名。此外另有三教區，其歸化數字在四千名以上：卽河北獻縣教區，得四·七二二名；湖北漢陽教區得四·一四七名；山東曹州教區得四·一二八名。教區歸化數字在二千以上四千以下者，計有山東周村教區，三·二四四名；河北景縣教區，二·七九名；山西太原教區二·六〇四名；河北趙縣教區，二·五三三名；山東兗州教區二·四六三名；湖北武昌教區，二·二九八名云。

又據上海光啓社出版之一九三九—四〇年度中華公教教務統計，得悉當一八〇〇年，中華信友總數得二十萬名，五十年後得三十三萬名，一九〇〇年得七二〇、五四〇名；一九二〇年得一九九四、四八三名；一九四〇年得三二六二、六七八名。一八四〇年，公教客籍及國籍司鐸總數一四四名，一八九〇年增至九九七名，內國籍司鐸三一七位。一九〇〇年之國籍司鐸得四七一一位，一九四〇年

則增至二·〇九一位。客籍在華傳教士，百年中亦有相當之增長：計一八七〇年得三〇一位，一九〇〇年得九〇四位，一九二〇年得一·四一七位，一九四〇年則有客籍司鐸三·〇六四位。

據統計冊之另一圖表計之：各教區國籍司鐸數字佔全區司鐸四分之一者得七十教區；國籍司鐸佔半數者四十教區；完全由國籍神職管理之教區得二十四區。

又表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止，傳教士主教司鐸之死於炸彈土匪等不幸者十一位。

全國客籍修女會五十八個，修女二·三四四位，內有三十四修女修會已有國籍修女入會，數目達九七〇人。此外更有純國籍修女會五十八個，修女三·一八八人。總計全國國籍修女數字，達四·〇八八位。

全國去年付洗數字五七六，四一八名，內計成人歸化領洗一二二，三四四人，聽告解一二，三二九，一六〇次，送聖體三二，四一五，一七八次。

全國公教學校一四·〇五八座，學生人數四六九·六六三名；育嬰堂四三八座，收嬰二七·一七五名；其他孤兒院收容七八·九三四名。養老院收容一

新禧宗意 本地主教區教區

〇五·〇〇〇名。

全國公教醫院三一五座，施診所九六〇座，施診治療達一千二百萬人，此乃公教慈善工作之偉大紀錄。至論各地難民所之收容，則迄無確切紀錄，良為可惜；茲僅就大略估計之，即可得難民一八〇〇〇人，內中且有多人，蒙教會作長時間之收容云。

我們讀了上邊三種統計，尤其是第二第三兩種統計，當怎樣歡欣踴躍呢？這過去一年度，實為我們中華公教史，添了最光榮，最偉大，最壯烈的一頁。

伏祈耶穌聖心，特別降福我們國籍的主教司鐸，使得他們任勞任怨，足智多謀，安渡這個空前的國難難關。

「求為主教并諸位鐸德，祈主賜以神形兼佑，德化日隆！」

懇求中華聖母，保佑我們三百五十萬教胞，使得他們同他們的主教司鐸，戮力同心，早得出水火而登衽席。





## 救人靈魂的嚴重職責 王昌祉

許多不明白道理的教友往往這樣說：「我恭敬天主，救我自己的靈魂，那就够了；何必費心費力，去救旁人的靈魂呢？傳教救靈，這並不關我的事。何況我又做不來！」這種錯謬的觀念，不幸很是普遍。甚至有些熱心教友，也想救人靈魂，只是司鐸們修女們的專責！

該知道：個個教友有救人靈魂的嚴重職責，沒有一個教友——若使他不是沒有明悟的——可以除外，可得寬免。換句話說，救人靈魂這件事，爲個個教友，並不是本分以外的事，可隨意做隨意不做的事。我們要救自己的靈魂，就該按照我們的環境，盡力救別人的靈魂，如果我們不肯救別人的靈魂，那麼，我們也要救不到自己的靈魂！所以在救人靈魂的職責上，尋常

教友與專務救靈的傳教人員的分別，不過是工作程度上的差異不同罷了。

救人靈魂是個個教友的職責，因爲個個教友，該真實地愛慕天主。如果我們看到旁人敬拜邪神，迷信異端，甚至侮辱天主聖名，攻擊天主聖教，我們却毫不動心，即使能够阻止也不去阻止；我們還可算愛慕天主嗎？如果我們知道天主願意拯救衆人的靈魂，甚至遣自己的聖子降生救贖，我們却不肯費絲毫氣力，使某個靈魂得救，使天主稱心快意；我們還可算愛慕天主嗎？如果我們只想自己沾受吾主耶穌的救贖恩功，却絲毫不肯襄助基多奧身的發展，那救贖工程的完成，那基多神國的臨格，我們任意讓吾主的寶血白白流盡，讓「我渴」的喊聲空空震響；我們還可算愛慕天主嗎？所以個個教友該努力救人靈魂，爲加增天主的光榮，爲成就天主的意願，爲擴張天主的神國，爲證明自己真實地愛慕天主。非然者，我們天天向天主誦念的「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爾旨奉行」要在天主台前，控告我們說謊，控告我們言行不符，控告我們毫無愛慕天主的真憑實據了！

救人靈魂是個個教友的職責，因爲個個教友該真

實地愛慕衆人。如果我們眼看那無數的外教人，迷失正道，坐在死亡黑影之中，我們却絲毫不設法幫助他們尋獲眞光，破除魔障，我們任憑他們醉生夢死，轉轅滾入地獄；我們還可算是愛人嗎？

如果我們眼看那許多冷淡教友，愚昧糊塗，不守教規，或竟硬心作惡，放肆犯罪，他們受邪魔惡黨的玩弄，做私慾徧情的奴隸，頂着教友的名，仍走地獄的路；我們却絲毫不設法幫助他們回頭改過，避免天主的義怒重罰；我們還可算是真心愛人嗎？

如果我們眼看那尋常教友們，天天錯失許多立功勞的機會，天天積聚許多將來煉獄中的柴薪，甚至悠悠忽忽冒着犯大罪的危險；我們却絲毫不設法幫助他們，改毛病，修德行，穩妥救靈魂；我們還可算是真心愛人嗎？所以個個教友該努力救人靈魂，使外教人得以進教，使罪人們得以回頭改過，使一總教友們得以修德立功，才算是實地愛慕衆人。非然者，我們在彌撒前所誦念的善願：「若能普救世人升天，爲之逐一捐軀，……」真是絕大的謊話呀！

耶穌基多的宗教是愛的宗教，所以十誠的總綱，是「愛天主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如果我們只

願天主來幫我救自己的靈魂，却不願自己去幫天主教別人的靈魂；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天主的光榮喜樂之上；我們可說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下地獄，却聽讓別人下地獄；我們可說是愛人如己嗎？十誠的總綱不守好，却想救到自己的靈魂；將來在天主台前聽審判的時候，我們有什麼話可給自己辯護呢！可見救人靈魂，實在就是修務愛德。個個教友該修務愛德，沒有愛德，不能進入天堂；所以個個教友該救人靈魂。

一般萎靡懶惰的教友，畏難怕事的教友要說：「爲什麼天主一定要我去救別人的靈魂呢？天主自己不是全能的嗎？我救我自己的靈魂，已是很難，何必又把這救人靈魂的難事，放在我肩上呢？」

但是我們想想：如果我不幫天主教別人的靈魂，天主也要不幫我救我自己的靈魂。天主不幫我，我還能救到我自己的靈魂嗎？如果我和天主合作，那麼，爲救我的靈魂，爲救別人的靈魂，都不是難事了。

何況，天主的上智是這般宰制着：整個的人類，緊緊地互相聯繫。人類爲養活肉身，爲推進文明，必須互相幫助。我自己的衣食住行，必須要有千千萬萬

的人幫我的忙；如果無人給我幫忙，我就要無衣無食凍死餓死，我自己也該幫人的忙。如果我遊手好閒，社會上就缺失了一份生產，就增加了人們凍餓的機會，就減低了文明進步的可能。所以在紀律嚴肅的社會裏，斷不能容忍某個份子，在物質方面，在精神方面，毫無貢獻，而不加以懲責的。在超性生活方面，人類也必須互相幫助。我為救我的靈魂，在天主耶穌之下，尚須依賴着聖教會的聖事，許多聖賢的功勳，許多人的教訓，許多人的幫助。別人為救自己的靈魂，也正熱切地等待着我的幫助。我受到別人的幫助，我却不肯出些力幫助別人；這是有意紊亂天主上智的宰制。天主豈能容忍這樣的事，豈能不加懲責嗎？

天主上智這樣宰制着，要我們互助救靈，自然有他的無窮深奧的理由。但是我們也不妨推想其中幾種，並且在這裏簡單地敘述一些。

人類各份子，上下千萬年，橫互千萬里，在救靈大事上，並不如一盤散沙，却互相密切地聯繫着，成一整個的活體，就是「基多與身」，活同一的性命，戴同一的元首；這更顯得天主上智的宰制多麼偉大，多麼奇妙！所以各人要救自己的靈魂，要做這與身的

肢體，就該努力尋求這與身的發展，努力引導別人也來加入這與身。一個活體的肢體間，一脈相通，該盡力合作互助；斷不能自顧自，各管各，手不關足的痛癢，口不關腹的饑餓。我們既然都是基多與身的肢體，怎麼可把別人靈魂上的危險困難，不放在心上，不去盡力援救幫助？

人在世上是有靈魂有肉身的，光照人的明悟，感動人的愛欲，固然是天主所獨有的工作。但在尋常的景况中，天主斷不親自來向人的耳朵講道理，向人的眼睛立表樣，向人的身體施行動作。——天主聖子降世傳教的時期，已經過去，天主的顯現奇跡，是罕有的事情。——所以我們該給別人講道理，立表樣，做神形哀矜，為幫助天主聖寵在人靈魂上的工作。

救人靈魂，是最偉大的事業。救得一個靈魂，比較征服全世界，還要偉大。因為這是一個靈魂永遠的禍福的關係，這是天主所最願受到的光榮。如今天主願意我們救人靈魂，叫我們襄助吾主耶穌的救世大工程，叫我們肖似吾主做救世者，正是抬舉我們，尊重我們。所以我們怎可畏難怕苦，自暴自棄，不盡力救人靈魂呢？

可見新禱宗會要會友們做宗徒事業，救人靈魂，並不是把一個新的職責加給會友們，只是幫助會友們盡好這個教友所有的嚴重的職責。從另一方面說來，教友們如果覺得自己不會盡這個職責，就該加入新禱宗會，取用宗會的種種救靈方法。但是如果做了新禱宗會會友，却還沒有認識這救人靈魂的嚴重職責，還不把這職責放在心上，努力奉行，那是萬分可惜了。會友們，懇切祈求吾主聖心，賞賜我們取用新禱宗會的種種方法，努力救人靈魂吧！

(續自一七頁)

派堂官差役突來掩捕，把教士們提到本衙門審問，由禮部據實題奏。教士們被禁押了三天，萬曆把奏章留中不發。理藩院便有些害怕，只有把他們改送四夷館禮待，但大臣們仍一再奏請朝覲後，按律把他們遣送出境，不准逗留。太監們却怕自鳴鐘壞了沒人修理要受罪，便攬撥萬曆不放他們出京。萬曆便不顧部臣的反對，留教士們在京供奉，費用由公家支給。利氏雖然沒有見到皇帝獲得他的正式核准，准他在中國境內傳播天主聖教，但教士們既經皇帝任用給俸，

他們的地位就穩固確定了，誰都不敢再說他們違禁私入內地，把他們拘捕驅逐。他憑着西洋學術和朝中士大夫周旋晉接，交遊日見廣闊，他的聲名就迅速傳揚，不久傳遍各省，使留在金陵南昌韶州的同會教士們，托賴他的蔭庇，得以安居無事，相機宣化，因此，奠定了中華公教教會的基礎。

萬曆也很願意和這兩個懷抱奇才的西洋人相見，却因他倦勤已久，三十年不到朝堂，未便爲了這一點小事情破例，只得差幾個供奉內廷的畫師到教士們的寓所摹繪利龐二人的肖像。太監們見皇上待他們很優異，便也不敢怠慢；朝臣們見他們不時出入宮廷，只想他們常和皇帝見面，更待他們非常客氣了。因此，利氏在京漸漸聲勢煊赫，和初到時大不相同。他所有預定的計劃，雖沒有完全實現，來京的目的却已達到了一半。事實上，只要他常住在京裏，散居各省的同志們，就有了保障，可以毫無顧慮地從事宣揚聖化，逐漸發展，不至橫遭阻梗。後來，教仇們屢起風波，迭加攻擊，他在京中，幾乎不能立足，但結果仍能化險爲夷，安居無恙。這就全該歸功於光啟多方翼護的熱忱，和誓死力爭的勇氣了。

(未完)



## 聖心敬禮的意義 蔡忠賢譯

### 聖心敬禮的對象

連自己的心也送給自己所親愛的人了，這是愛火熱到最高度的表示。耶穌基督把自己的心給了我們，而我們却沒有認識這恩惠的價值。有一天，——也就是今天——耶穌對我說：「看看這心，多麼愛人！而這心所受的報答，却祇是冷淡。」

教友在自己生活裏加上聖心敬禮，這是等於插上兩張羽翼，可以飛向天主台前。一隻小鳥，快要被人捉住了，振翼一飛，飄飄然直上自由天空，人對之無可奈何！我們有了聖心敬禮，亦可高高地飛入雲間，魔鬼亦只得束手，世俗亦只得宣告無策。

我們敬禮的心，到底是什麼呢？「天主聖子——天

主三位中第二位——降生為人。一人是肉身和靈魂合成的；這道理不單說天主和靈魂結合，還說天主和肉身結合。身體中最尊高的部分是心臟——這在耶穌肉體中的心臟，便是我們敬禮聖心的第一對象：這心臟是聖神用瑪利亞的淨血化成的；——這心是三十二年循環於一人而天主一體中的血——救贖普世的血——的發動機；這心臟爲了愛我們的緣故，搏跳了三十二年，而現在還在跳。我們首先敬禮的就是這個血肉的心。

心是愛情的標記。敬禮聖心，就是敬禮耶穌的愛情。在耶穌身上，一如有二個願欲，也有二個愛情：一是屬於天主性的，一是屬於人性的。我們在敬禮聖心中，特別注意而恭敬的，乃是他的人性的愛情。這愛情和我們的愛情更相近，因此也更容易打動我們的心。耶穌爲救贖我們，建定聖體，捨盡己血，把聖寵給我們，叫我們做天主的義子。你看他多麼愛人！信仰，恭敬，欽崇這極大愛情，就是敬禮聖心的第二對象。本來耶穌一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心內蘊藏着的愛情的表示。他在每一呼吸間，能指着自己的心，對我們各人說：「請看這心，多麼愛你！」

有許多人想聖心敬禮是根基於聖心顯示於聖女瑪

加利大的事實上，這是差的。我不說這事實或有什麼不真確處。事實是千真萬確的；然而當分明這事實祇是聖心敬禮成立的動機，不是聖心敬禮的緣由。緣由是在耶穌「降生爲人，居我人間」的妙蹟裏。

### 聖心敬禮的神益

一，堅固信德。在我們教會裏，有許多道理，簡直是難懂的；耶穌有一次對尼各德莫說：「天主怎樣愛世界！」這一句出自天主口中的話，確是許多難懂的道理的鑰匙。愛情能叫人發狂，能叫人做平時不能做的事。人而天主的耶穌，爲愛情所催迫，做了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們仍當絕不猶豫地相信：因爲他的愛情，是「人而天主」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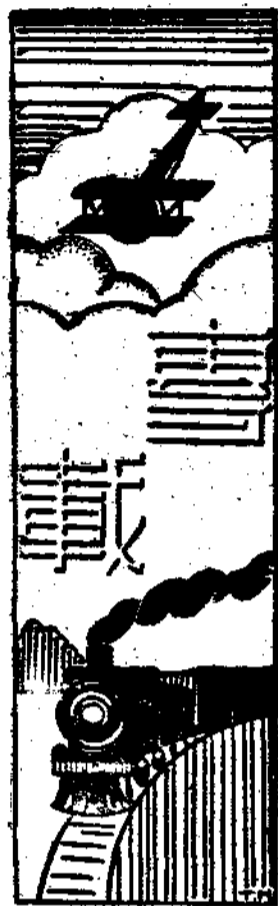
聖教開始的時候，就有人不肯信天主降生爲人的道理。他們的難題是：天主不是發瘋了麼？聖若望從容地回說：「我們信天主無窮地愛我們。」這簡易的回覆，稍加玩味，當能解決上設的難題。

二，建立天主的「愛情神國」。如果我們的心被天主把佔了，那末整個的我們已在天主手中。聖方濟各撒肋爵說：「天主所以要我們人，乃因人的心；他所以要人的心，乃因心的愛情。」他又解釋說：感情

管理心的一切，所以一有愛情，整個的心就在天主手中了。果真天主要的是我們的心；聖經上天主責備撒爾人民說：「這百姓嘴唇上恭敬我，然而他們的心遠離我。」意思就是說：他們已不是我的百姓了，因爲他們的心已不在我的手掌中了。這「愛情神國」的建立，是耶穌聖心的功績。這點，在耶穌聖心顯給聖女瑪加利大前二百年，早經聖女日多達預言過。她說：「聖心敬禮，特地留爲最後的時代，——就是世界遠離天主的時代。」果真，聖心敬禮普及之處，人心也慢慢地重新歸向天主。這是聖心的大勝利。

我們可細細想：聖心是火，「我心若冷，爾心之火足以火之」。——「你們遭難的，到我跟前來」——這個誠懇的呼號，我們還得漠然不關心麼？「我來，不是爲召義人，乃是爲召罪人」——我是罪人麼，那麼我真可是他招呼的人。旁人也是罪人麼？耶穌也在招呼他，我們怎能輕視他？「能和人在一起，這便是我的快樂。」我的靈魂，勤謹領他的聖體吧！耶穌聖心不單要我們勤領聖體，還要我們領聖體時安慰他，我們可懂明這層意義麼？

最後許給耶穌：增加你對他的熱情和敬禮。同時求他加增你的熱誠。「求則得」，他一定要幫助你。



## 徐文定公別傳

王仲羣譯

這篇徐文定公別傳，是美國耶穌會士甘雅各司鐸的作品。甘氏是英籍上海公教雜誌的主編；對於中國，尤其是明末的政教民情，士林風尚，歷史背景，和國際形勢，都有深切的研究。他根據利瑪竇以下，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們歷年報告的函牘，詳敘文定公在世時種種有裨聖化盛衰，國家興替的情形，給我們添了不少可貴的史料。像他這麼一個現代的外國人，竟連我國明季的考試制度也瞭如指掌；這真是很不容易呢？只怕我們自己，便是近在四十年前的科舉舉故，甚麼「入泮遊庠」，甚麼「鹿鳴共宴」，也都不很明白咧。不過譯者必須聲明，這篇文字不是全照作者的原文直譯的；有幾節按他的大意譯述，也有些地方是酌加補充的。但這些都是文字上的處理，無關宏旨的；譯者以爲只要保持原著的精神，就可告無罪於甘氏了。

譯者誌

## 前言

大約在三百年前，就是明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十月初七日，上海死了一個名聞中外，經濟文章首屈一指的一代偉人，保祿徐文定公光啟。

明代當十六世紀末葉，國運衰頹，已到無法挽救的地步。朝廷上官官竊政，獨攬大權，大明皇帝表面上雖仍保持着赫赫威嚴，帝國版圖却已顯有封疆日蹙的景象。二百年來，沿海各省時常受到種種的擾害。後來又因朝鮮之役，喪師糜餉，經過了七年，勉強獲得了勝利，却不能把敵軍澈底擊潰；於是那些素來畏懼天威的鄰邦藩屬便不再和以前一般尊敬懾伏了。因此，在十七世紀的前半世紀中，我們便見清兵幾番入寇。明師屢戰失利；東北邊疆因此被清人漸漸蠶食，長城以外，屏障京師的遼東要地終於全部喪失了。滿清的勢力就此強盛起來，於是定都盛京，建立國號，秣馬厲兵，便有進窺中原的意志。到了一六六四年，明室衰弱，至於極點，流寇蠶起，天下大亂，京師被闖賊攻陷，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清人趁此機會，借名入關討賊，便做了中國的主人翁。徐文定居官從政數十年，他所有治國的經驗，彪炳的功業，便是在這

滿人屢寇邊陲，使明廷不住感受威脅的時代，著稱於當世的，多虧他謀國的忠貞，辦事而努力，將亡的明室才得苟延殘喘；他一朝去世，國事益發不堪收拾，只過得幾年就崩潰了。

徐文定天賦奇才，是當代第一流文章作家。他給中國介紹西洋學術，爲中國文化開闢一個新紀元。他是中國政治家中一位典型人物，能負起責任，埋頭苦幹，專心一志使國家達到富強盛治的境界；雖則當時頹勢已成，他獨力難支將傾的大厦，可是他的確暫時挽救了明室的淪亡。然而他便是這樣勤於王事，爲國宣勞，一天到晚忙得不得開交，可是他對於那幾位使他得聞聖道，最先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却是始終懷着不貳忠誠，優禮敬事，不稍懈怠；急難中，更不避嫌怨，不畏艱危，多方將護，和教仇們盡力抗爭。因此，史家孟達篤(Montalto)竟稱那時爲「中國天主教

的黃金時代。」後人也就稱徐文定爲「中華聖教的大柱石，」如今，大家更稱他爲：「中華天主教公進會的第一宗徒。」他時時刻刻，發揮這種公教信友行動的精神，作爲他立身行事的標準，我們不論把他看作一位翰林，或是傳教士的一個靠山，皇帝身邊的一位

宰相，或是一個奉事天主的人，都可以看得出這種偉大精神的表現。

### 一 由生員發解入翰林

徐光啟的祖先，相傳宋時居開封，大概在河北淪陷時，（九六〇—一二八〇）避亂遷至江南，先住蘇州，再遷松江；末了，才搬到了上海。光啟便於明嘉靖壬戌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五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誕生。

那時，中國的科舉制度正當鼎盛時代，青年的教育差不多完全限於研究古代的經書。光啟在六歲時候便已開始上學了，讀着一本簡易的書；每天讀熟幾行要讀到能流利背誦，一字不差爲止。這本書是用簡短易懂的字句，講述那代表中國文化的聖賢大道的。這樣的教科書，讀完了兩三本，他才能按部就班的正式攻讀四書五經。可是學生們便是到了讀經的程度，教學方法，依舊並不變更：今天教授了一節新課程，明天還是要背得不差一字，這樣，讀書只重記憶，結果記憶力非常發達，思想智慧，却不要大受影響了。在這科舉取士的制度下，凡是有志仕進的青年，就不



得不窮畢生的精力，對詩文制藝這一門，下一番死功夫，準備去應各級的考試。因為要做官發迹，惟有這條門路可通。原來明代最重讀書人，朝廷上所有高官要職，不是皇親國戚貴族勳舊所能覬覦，倒是讀書子弟，儘管是貧賤出身，只要有真才實學，幾番應試，連捷成名，便可以扶搖直上，置身青雲。事實上，有些史家論及中國古代歷朝所以能享國久遠，往往要歸功於這種科舉取士的制度；皇帝憑此選拔英才使居高位，自然可以收長治久安，國祚綿延的宏效了。

所以徐光啟憑着這種三番五次的考試制度，由生員而應舉發解，由解元而成進士，入翰林，便取得了宰輔資格；以後逐步升遷，終於做了一品當朝的一閣老。一他小時候，束髮受書，出外附讀，便已大露頭角。將近二十歲時，他便去應金山衛初試。那天，參加應試的青年學子有幾百名。他照例做了兩篇文章一首詩。試罷放榜，榜上便有了他的名字。這樣他初步應試成功了，就做了秀才，進縣學；接着又補了廩，獲得學宮裏津貼膏火的獎金。以後，每逢三年大比的日子，他便到省城裏去應鄉試。第一次失敗了；第二次又名落孫山，便到廣東教讀。第三次是在萬曆二十

五年：他到順天去應試，竟中了第一名解元。鄉試要比府縣試重要得多，主考官由皇帝特派，考場裏的規矩十分嚴密，科舉時代的讀書人，要算這一關最難過。

科舉時代的鄉場說來很有趣。通常到場應試的生員有六七千。因為接連要考兩天，所以每人各住一間小屋子，使他們彼此相隔離。這些小屋都編着字號，所以叫號舍，每間只有四五尺寬闊，六尺高，剛够一個人起坐躺下，全沒有窗戶桌椅，只有幾條木板，白天用作檯檯，黑夜用作牀鋪。每一個考生必須自帶够吃兩天的飯食；進場時，要經過嚴密搜檢，看有沒有夾帶甚麼字條筆記。到了規定時刻，一聲號炮，考生的號舍就一律關閉了，還得加上鎖，貼上封條。考官們也須對天立誓，務必秉公評判，絕不瞻徇私情，也不怕招嫌怨。於是主考便發下試題，由房官派人分送。試題一共有三個，都是不出四書五經的範圍，另外加一個詩題。應試的生員們，都得寫成三篇八股文章，一首詩，限兩天交卷。到了第三天，監試人員便把各號舍房門啟封打開，考生們於是相繼出舍繳卷，那些下筆快，先完篇的便在號炮和擊鼓聲中，得意洋

洋的昂首大步，踱出了考場。生員中舉後，還得經過一場會試，中式了，才能取得入京應試的資格。

光啟中了解元後，下一年春，便北上晉京應禮部試。這是讀書人升騰得志的最後一關，考中了便成進士。考試的典禮極隆重，監察也更嚴密了；由禮部尙書做主考，另外有一位王公，三位大臣襄理典試。值場辦事的大小官員，更多得不可勝數。開考時，全國各省的舉人，都要來嘗試一下，算來總有五六千；可是取中的，大抵一百名中，只得五六名。這回，光啟大概沒有成功，因為他直到萬曆三十二年甲辰才中式第八十八名進士；殿試列入三甲五十二名；後來考得好，才進了翰林院，做一個七品官庶吉士。

他兩番鄉試連遭挫折，當然不免有些意懶心灰；但後來聞道皈依，才明白這完全是出於天主的聖意。他曾說：「那時假使我中了舉人，我就不會奉教了」原來他一再被黜後，幾乎無意功名了，便接受友好的邀請，由陸路入粵，一路遊覽名山大川，欣賞大自然的雄偉瑰麗，不禁慨歎着造物主奇妙的化工，便有了瀟灑出塵的感想。那時，最先來華，宣揚基多聖道的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仰夙司鐸正在韶州立堂開教。

光啟行抵韶州，聽說有西洋教士在此傳道，便去投刺拜訪。他進堂仰見救世主聖像，既慈祥，亦威嚴，不禁肅然起敬。隨後，他和郭居靜司鐸暢談論道，很覺歡洽，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中解元後，曾於萬曆庚子年（一五九九）到金陵，遇見了利瑪竇西泰司鐸。西泰來華已有二十餘年了，非但中國語說得十分流利，四書五經也研究得博通爛熟。光啟素來喜歡學道，聽利氏引經據典，暢論天主事理，不由不心悅誠服，恍然大悟，乃有捨偽從真的善志。過了三年，（六〇三）他又到南京，乘便往訪利氏。這時候西泰不在金陵，由羅如望司鐸出來接見。他進堂看見了一幅天主母像，心裏一感動，就決計皈依，請羅如望傳授聖道。羅如望給他一本教理書，他拿回去讀了一夜，過了八天，便在羅司鐸手裏領了洗禮，洗名保祿。

他成進士後，祇因殿試三甲名次太低，只好派在都察院學習，進不得翰林院。因為三百另八名進士中只有三十四名點翰林，可是進士點不到翰林，將來永沒有入閣的希望，而且升遷也頗不容易，這就吃虧得多了。不過朝廷為甄拔遺才起見，以後還得陸續舉行考試，考得好，仍舊可做「天子門生」進了翰林院

就是皇帝的門生，一考得不好，便是翰林，也得降格出院外放。光啟自問難和人競爭，竟不想一試，却幸利氏已到京師，向他再三教勸，多方鼓勵，才決定去會試一下。結果，他竟高中第四名，就改任翰林院庶吉士。以後，每逢月考，他總是名列前茅，好幾次考了第一名，對於軍事，邊防，水利，漕運等國家大事，他都有深切的研究；他的經濟文章，證明他確有真才實學，後此一帆風順，不滿十年，就進內書堂，做了宮廷中的教習。

## 二 從利郭諸子得聞聖道竭力傳揚

耶穌會士利瑪竇司鐸是天主教在華開教成功的第一人，一五八二年才到了澳門。那時，徐文定還只二十歲，雖想得到後來要做他有力的後援。他見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和歐洲人迥不相同，一般人都重視士大夫而輕僧道，便知教士們要在中國傳揚聖道，非先得人民的尊敬不可；要得人心，最好的方法就在利用西洋科學，特別是曆算和地理，那原是他羅馬讀書時

曾得名師——格拉維——傳授，而富有心得的學術。他來華後，先在肇慶住下，研讀經史，學做文章；便有一班文人學士慕名而來，見他學識淵博，談吐風雅，不禁嘖嘖稱奇。因着他們到處稱揚，他就聲譽雀起，名重士林了；便是當地官員，也有許多知道他是個德高學博，精通中國經史的「外國和尚」，不惜紆尊降貴登門造訪，和他訂交來往，以為這是一件榮幸的事情。可是地方上一班借法，專事騙飯吃的僧道們却怕他奪了他們的衣食，把他恨極了，便勾結幾個劣紳猾胥，向那素來仇視外人的總督控告他違犯禁令，私入內地。總督雖然找不到他有甚麼罪狀，却因肇慶是省城重地，立即把他驅逐，只准他到韶州居住。

他到了韶州，立堂開教，又須重新做起。無奈他入地生疎，韶州人又很頑固強悍，非但教務無法進行，且更不住受着奸人的凌侮和痞棍的騷擾。他見來華傳教的教士們不會取得合法的地位，不論到那裏都容易立足，便商定由一位同事司鐸回到羅馬，請求教宗派遣專使，到北京謁見皇帝，請准天主教教士們在中國宣揚基督福音。但這件事始終沒有實現。他於是決計親自晉京，相機行事，到了一五九八年，他終

於得到了一個機會，搭乘兵部石尙書的官船，和他同行北上。可是石尙書不敢帶他直上京師，到了南昌，便把他留下了。他在南昌住了幾時，勸得幾個上流人物棄邪歸正，便又到了南京。經過了許多週折，又多虧幾位做官朋友設法援助，他才於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却因沒有人敢奏聞皇上，只得敗興回來。

下年二月，他回到南京，再等機會；便在這時候和光啟初次會了面。

教士們在韶州時，便已脫去僧服，改服儒士衣冠了，免得惹人誤會，叫他們「外國和尚」。因為那時佛教中的和尚，大都不守清規，爲士大夫所不齒。他們以泰西儒士的名義和人相見，每稱爲「因仰慕上國風光，不惜梯山航海，遠涉重洋，特來一觀文明盛況，乘便傳授天主聖道」。利瑪竇這回已到京師，皇帝近在咫尺，却又不得一見，徒勞往返，一事無成，當然要感覺萬分悵惘了。他想不到要見中國皇帝有這麼許多困難。那時，又恰當朝鮮戰役吃緊的時候，京城裏嚴防敵方間諜，對外國人自必格外注意。他來京沒有名目，便是公卿大臣也不敢出面代表。

但利氏這回晉京的目的雖然沒有達到，却已增添

了一番經驗。所以他回到南京，便教郭居靜趕返澳門，和上峯商議，辦幾樣西洋新奇的東西做禮品，好教他下回再到北京時，就以入貢爲名，覲見皇上。郭居靜去後，不久便帶了許多東西回來，其中有自鳴鐘，時辰錶，八音琴等，這些都是北京人從沒有見過的東西。一六〇〇年五月，他便又和同會龐迪我司鐸搭乘太監掌管的運糧船，沿運河北上了。不料路過天津時，又被萬曆的親信太監馬堂扣留，對他大肆恫嚇，私下把他拘禁起來。馬堂想把他的貢品吞沒，竟不奏聞皇上，也不向主管機關報告：只要教士們怕禍逃回南方，他就可以把全部貢品穩拿到手了。幸而他的不法行爲，被禮部衙門知道了，奏上朝廷，皇帝才命馬堂把教士們解進京師發落。

貢品經由太監們進呈到宮裏，萬曆一見，非常中意，教士們聽到了這好消息，自然也很歡喜。豈知禮部恨馬堂驕橫，辦事不遵法度，利氏也因皇帝好久不召見，只怕太監們存心不善，便私下去和幾個做官朋友商議，怎樣援助他脫離太監的掌握。這樣大臣們就知道馬堂把他藏匿的地方了，便由理藩院不動聲色，

（續見九頁）



## 威廉陶賢神父底從軍生活

張冬青譯

到如今，威廉神父在外表上，還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我們只感覺到有一種潛修的變態。現在呢，他的生活變動了，他的內心暴露了：一個神父，一個耶穌會修士，快要趕赴前線，踏進戰壕，在槍林彈雨之中，做善心的撒瑪利人底工作。在前線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愉快，幽默，博愛；也可以看到他的犧牲精神，和愛主救靈的熱願。這一切的一切，在他最後十八個月的生活裏，最爲露骨。我們底記述，大都根據他寫給他父親的信，與他的日記。他的文字是簡單的，親切有味的。他嘗寫給他的父親說：「我往往自問：你怎樣能讀我這許多了草的東西；我難得找到一張台子，慣常把大腿當寫字台，有時站着亂塗；大炮的吼聲，弄得我頭昏腦脹，不知自己寫的是什

麼。」又寫：「我坐在一只透濕的沙袋上，兩隻腳插在泥漿裏，足足三四寸深，這種境地，實在不容易寫信：。」

以文學的立場而論，他的通訊是十足的戰時文學。請看各界的批評：「隨營司鐸的記述與他的家信，是一張活躍的，我們經歷過的，戰爭畫片」。『凡參與過戰爭的，念了他的通訊，一定回味無窮，慨嘆不盡』。『這幾頁是戰時文學中的傑作』。『這裏不談政治，這裏是戰爭，威廉司鐸在戰場上散佈了內修生活的寶庫』。

### 意外之遇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威廉神父寫信說：「我沒說過麼？我幼年時已明知天主：總有一天，要給我致命的恩寵。當時，我再三的閱讀白脫來氏的十二冊聖人言行中致命聖人們的行實，我希望能則效他們；我也不斷祈求着；現在我還祈求天主賞賜這恩寵。年歲增加，希望也隨着一起長大；現在，致命聖人們的痛苦，死，一切都徘徊在我的腦海中。」

「晉鐸之後，我把奉獻於外方傳教區。我絕不

懷疑：我的祈求已蒙允准，我的願望，至今還沒有實現。如果這願望永不實現的話，我未免要問：「天主爲什麼賜我這樣熱烈的願望呢？」久而久之，我明白了：天主已俯允我的祈求，但出乎我的意想之外。這啓示是確切的，無疑的；近來，在我的祈禱裏，我已不說：「主，你要我做什麼？」而說：「主，我已知道；但請扶助我奉行你的聖旨。」耶穌可以責問我說：「我已披露我的願望，但你不願照着實行。」

「這使我心痛；我知道：這也使耶穌難過。他要我沒沒無聞，可是有時我沒力去做：因爲我缺少愛情與豪爽：他在我身邊，推我走他走過的路！我不怕犧牲，他已使我愛犧牲，愛謙遜。但是，真可憐，我如此無用：如果他推我，連一步我也走不前！」

威廉神父沒有忘記：爲天主而犧牲自己的性命。請看他四天後的一封信：「我將給你說的，恐怕要使你難堪。我已奉獻我當前線的隨營司鐸，雖則我未必一時就上前線去。我對於這項使命，這種勞苦的工作，並不感到興味；但爲愛吾主，而磨難我的軀體，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這個觀念使我興奮；在聖堂裡時，我想如果因此捨生，我當是一個愛情的致命者。」

這樣，我的熱願也算圓滿了。我已想到：我的生命是短促的；從此我該爲耶穌鞠躬盡瘁。」

後一天，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的日記上，載着同樣的思想：「我聽憑會長神父的措施：他若命我當隨營司鐸，我必非常興奮。只要他願意，我就上前線去，爲耶穌而流血，爲愛情的致命者。我常常惦念着：前線，死亡，無非爲使我早日做個完人。」

一年後，威廉司鐸才得到開拔的命令。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寫了下面的短短數行：「我已獲得軍役委任狀，當第十六師的隨營司鐸。爾旨奉行！」

同日他發出的信上說：「對於我的將來，我不知道，但已完全托付於吾主，隨他的聖意措置。我心裏充滿了感謝吾主的性情：他賞了我這個機會，俾得全全奉獻，活個十字架的生活。」

十一月底，報告往威得里 Whately 去的信上說：「最後的一別了！因爲你收到這信時，我已遠去了。我的苦路已到盡頭；你到了天上，才得知道：我在這一星期裏所受的苦。一切爲吾主，我不後悔，他裝滿了我的苦爵：我離開了我親愛的老年的父親！」

主，我感謝你，我能給耶穌說：我已一切奉獻了；或是說：天主什麼都拿去了，爾旨奉行！」

威廉司鐸似乎已感到快將去世，請看他怎樣勇敢怎樣熱烈！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寫道：「……我要告訴你：我自願上前線去；這是一個犧牲。天主已指示我：我將捨命疆場；這爲我是個新的恩寵。戰爭是痛苦的，我不想死。我並不怕死，我怕一死之後，不能再爲天主工作或受苦。這是一種雙重的痛苦！」

他用同樣的口氣，從波爾同，寫給一個替他生死問題擔憂的朋友說：「……好天主揀更好的賜給我們。與其爲我求平安，不如求：爾旨奉行，豈不更好麼？死已不可免，我惟一擔憂的，就是爲吾主與吾主的光榮，我工作得還不够，但我可自慰的，就是寬洪的愛情能補以往的不足……」還有幾封信報告我們對於軍營生活的感想。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不能說我愛好軍營的生活；好多點爲我是不近情的。但，雖則是一件不稱心的事，裏面却藏着一種快樂，就是能藉此修德立功，勸化許多靈魂。」

「我漸漸看清楚世界上可怕的罪惡。受到吾主特別寵愛的我們，當以更大的愛情來彌補這許多重罪。」

從今以後，我要在犧牲精神上超過他們。今天早上五點鐘，某隊長冒着大雨，出營練習；晚上，裹着潮濕的衣服睡覺，週身發抖！」

元旦日，威廉司鐸隨愛爾蘭皇家第八槍隊自威得里至波爾同營。這次的調動，是個天主的恩選，四天後他寫信說：「感謝你問候我的信。你的信爲我流落者有雙重的快樂；但我先要報告你耶穌賞我的年禮。我們在暴風雨裏開拔，當我走到營房的十字路口，我看到一座奇特的板房，上面寫着：羅瑪公教堂。我以爲不過是一間爲主日上聖彌撒用的小屋而已；豈知堂門開處，竟是一座裝飾得非常華麗的小堂，祭台前點着光耀的聖體燈，我的心頓時快樂踴躍起來。」

「一切的愁思，忽都雲消霧散，我已找到吾主。他把艱難化作樂事，痛苦變爲甘飴。我還求什麼呢？我走近他，向他能說什麼？一月缺乏聖體之後，這更使我認識聖體龜子的真正價值。」

「吾主的好心不止於此：我未曾要求，本堂司鐸就把堂門鑰匙交給我。這使我白日黑夜，任何時間可以進堂拜聖體：你能形容我內心的快樂麼？主是何等的美善的；他賜我住在他左右！往往聖堂離營盤有幾

里路呢！今天我覺得我是英國最幸運的人。營房裏沒有槓子，我坐在一塊木板上寫字。我們一營裏，共有一千二百個公教徒；每天晚上，我撈到幾條大魚。」

撈魚——靈魂——的譬喻使我們想到他，日間效法瑪爾大的勞力，晚上效法瑪達肋納的工作。他的工作是繁重的，越近開拔的時日，工作越艱苦。

愛爾蘭青年的命運，已臨最後階段。威廉司鐸寫着：「德國的炮彈使他們想起敬畏天主。許多老雄雞般傲慢的人，總不肯聽司鐸的善勸，一奉到開拔的命令，却再也不敢倔強了。」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四日，寫給一位朋友說：「近來工作繁忙，可憐的他們已獲得天主的大仁慈；當死亡未臨之前，他們已同好天主言歸於好。我沒有閒時刮鬚；今天一早，聽告解，送聖體，手累得再也提不起，前個主日上，全日顯供聖體，來歸棧的亡羊，更覺踴躍。」

「我估量我的生活是致命的生活，我不再猶豫。我熱愛這許多青年們，他們是我的兄弟，他們是無知無識的，但都充滿着對於天主，對於聖母的信與愛。我哀痛，我不敢想：他們將倒臥沙場，粉身碎骨，忘掉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這一隊，明日即將開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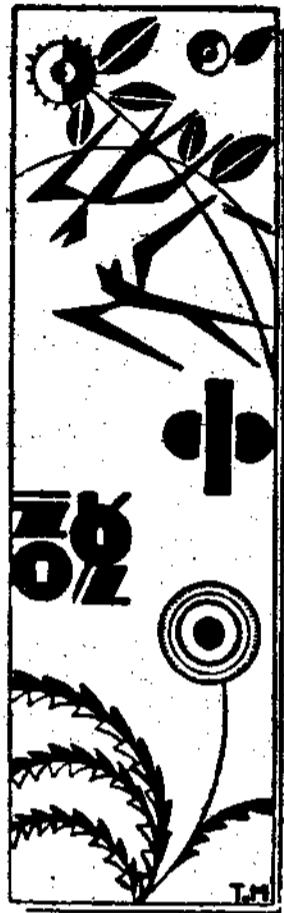
國。我一直候到瞻禮六的晚上，盡量聽他們告解。請爲我祈求，使我天天能舉行彌撒。我背着旅行祭箱等物件，設法在火車上也得恭行聖祭。」

「在這里，我接受了吾主的一項要求；但許多次，我怕耽誤重要的工作，嘗予以拒絕。現在，我明白了魔鬼的刁滑。第一項，他要我時常守大齋：一次，我跋涉了二十四公里，肚皮裏却只有一杯茶水。第二項，徹夜祈禱：我能一連十一小時，聽告解和祈禱。我頻向吾主說：延長五分鐘，再來五分鐘。」

前十天的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已不斷地實行着：「今天，我看到卡華亞路易才女士傳，從前的願望又復活了。我爲何不按着實行呢？我已求吾主收我爲他的奴僕。他似乎欲我奉行他的意願。我已守了全日大齋，晚上九時至翌晨三時，一直留在聖堂裏，吾該：一，每次進堂或出堂，或經過聖體龕子時，口親地皮；二，略有不舒適，如牙齒痛等，不必用藥；三，勿推辭或輕減些微的痛苦；四，凡事全心依靠天主，自己不加主張或奢望；五，求某司鐸待我如卡華亞路易才女士；六，每晚向吾主說：我幾次聽了他的默感。」

（未完）





## 巴斯弟盜底死

張孝松譯

奸臣傅爾未正想謀害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弟盜將軍。機會來了，一月九日，羅馬皇帝馬克西米亞的宮裏有個集會，出席的，當然都是有什麼事來懇求皇帝，或是提心吊胆的來受皇帝底諷罵。傅爾未跟平常一樣，給皇帝冷冷的攔在一邊；後來，他領受了這個粗野的皇帝幾聲唧噥之後，放大了胆子，上前來，一足跪在地上奏道：「神君在上，小臣受職以來，神君恒責小臣尸位素餐，無有以報陛下之聖恩。今托陛下明德，小臣偵得一叛逆不軌之陰謀，此一賊寇，與陛下有直接之關係。」

「怪東西，吞吞吐吐要說什麼話，快道來，再死樣怪氣，當心我用小鐵鈎打你喉嚨裏勾你的話出

來。」

傅爾未站起身子，一手指一個人，殷勤地道：

「巴斯底盜是天主教徒。」

一種噁人的暴怒攔住了寶座上的皇帝，他對傅爾未兜臉啐了一口道：「撒謊！拿出證據來，拿不出我就用比罰天主教黨更利害的刑罰來罰你。」

「陛下，我有充分的證據。」說畢，拿出一張羊皮紙，雙手跪呈皇帝。皇帝正想從新喝叱他的時候，很稀奇，巴斯弟盜竟自己跨着大步上前來鎮靜地道：「陛下用不到什麼證據，我是天主教徒，信從基多，是很榮耀的。」

馬克光米亞原是一個丘八出身的武臣，他從小沒有受過教育，平常時候，他還能够說一口拉丁話，可到了火冒頭頂的時候，一副鹵莽相，全露了出來，於是不管鄙俚粗俗，想到什麼說什麼。當時候，他也是這個樣子。他憤憤地連聲辱罵巴斯弟盜，將一切罪名，一切難聽的名字，都加在巴斯弟盜頭上，另外說巴斯弟盜忘恩負義，說巴斯弟盜反叛國家，說自己沒有眼睛，竟開門揖盜，養虎自衛，他很稀奇：自己竟然沒有死在巴斯弟盜手裏。

巴斯弟盞好像跑到戰場上，當着敵人，更糾糾的站着，敵人无理的辱罵，他都忍受了放在肚裏。他答道：「請陛下聽臣最後一次的忠諫，我已承認過了：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是陛下聖躬底保障！」

「叛臣，你說什麼？」

「假如陛下需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假如陛下需要爲保衛聖躬，寧願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的衛隊，請陛下往監獄裏去，去釋放被禁錮的信徒；請陛下命令審問官，赦免身受酷刑而還沒有死的信友；請陛下降道諭詔，命圓劇場裏的獵人，打兇獸嘴裏搶出還沒有斷氣的教友；然後請陛下將他們召到宮裏；將他們武裝起來，做陛下的禁衛軍。他們一定比太斯人，巴諾尼人還要忠心，陛下問他們要一滴血，他們要把自己完全的血自情自願的獻給陛下。」

皇帝冷笑道：「瘋子，我甯叫狐狸做我的衛隊，你的叛逆還不够證明天主教徒是賣國的奸徒嗎？」

「要是我真要叛逆，請問陛下誰出來攔阻我？我不是整天整夜的隨從陛下嗎？但是我幾時下過毒手呢？老實說：沒有人有像我一腔忠君的熱血。但是我同時還服侍一位比陛下更高尊的主，他後來要審判我

們，我應當先服從他，」

你幹嗎懦夫一樣的把你的信仰瞞在肚裏？我看你是怕死。」

「陛下，你是最認得我的一個，你知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懦夫。在這樣懷苦的屠殺場裏，我所以苟全我的性命，不爲別的，是爲了我的一個兄弟。現在我巴望的已經到手，我要感謝佛爾未，感謝他給我解決了想死呢，還是想憂苦地生活在世上的疑惑。」

「好！這個疑惑我來替你解決，你既然要死，我就來賞你一個很慢的死，但（他放低聲音，像是給自己說話似的）這回事不該傳出去，怕別人看了也要學樣。走來，賈達多！捉住他！喂，你死了還沒聽見嗎？幹嗎不上前來？」

賈達多答道：「我也是天主教徒。」

哮喘，辱罵，重又一串一串打馬克先米亞的嘴裏吐出來。他立刻命人將賈達多推出斬首，又傳旨召法克 Euphrax 入宮。不多時，進來了一個大個子，他是諾米特人，上身赤露着，腰裏掛着一張長弓，一個畫着千顏萬色插着許多支箭的箭筒，和一把短刀。他走到皇帝面前，一動不動的站得很好，活像一座雙目

閃光的銅像。

皇帝道：「意法克我要叫你明天早晨幹一樁事，要幹得好。」那一個黑面，露出了光澤的牙齒，做了一個鬼臉道：「是！大王。」

「這個巴斯弟盎你看見嗎？」

他點點頭：「他是天主教徒。」

意法克一聽這話，險抽搐的一抖，迫急的閃到一邊。要是他在自己的老家，偶然踏着躲在草低下，或是蠟子窩上面，一條毒蛇，也沒有像現在，突然的發現他身邊站着的是一個天主教徒，逃得那樣的快。

馬克先米亞接着命令他如何處死巴斯弟盎。每一句，他點了點頭，面上露出猙獰的微笑。這樣的笑，當然不是人的笑。

「你將巴斯弟盎押到你隊伍裏去，明天一早，不是今晚，聽見嗎？因為你晚上喝醉了酒，你的手提不起弓來。到明天一早，你將他拴在亞桃尼斯神森林的一棵樹上，把你的箭放在弦上，一箭一箭，慢慢兒，聽見嗎？慢慢兒，不要立刻一箭就射中他的要害，一箭一箭，越多越好，把你一總箭完全插在他的身上，懂嗎？那麼快押出去，……當心！……不要

說給旁人聽！ 或者。」

這一個秘密，縱然馬克先米亞千思萬慮的包瞞起來，可是皇宮裏的辦事人，都將巴斯弟盎是教友，巴斯弟盎要在明天早晨給弓箭射死的新聞傳佈開去。人心起了騷動，最利害要算是外教羅瑪的富家女子法碧嫻嫩。她素來崇拜巴斯弟盎，但沒有知道他是信奉基督教的人。

她自言自語道：「巴斯弟盎是天主教徒！他，羅瑪貴族的景星麟鳳，竟也會加入這樣低賤的集團嗎？不可能的！但事實是如此！那末我看錯人了？巴斯弟盎也許外面裝得仁義道德，裏面是一肚子的凶邪罪惡嗎？這也不可能的，一定不可能的！我拿得出確實的證據：他自己也知道的，要是他跟我求婚，我一定會答應他，我的財產也一定會給他的；可是，他只待我好，待我大量，一定的，他的心是金一般的亮。」

那末一個天主教徒，是好的，是有聖德的，是可愛的，這一個現象，怎樣解釋呢？

可是她終不能明瞭爲什麼這樣低下的主義，竟會有這樣高貴的信徒；而且，巴斯弟盎竟然還肯爲它犧牲自己的性命。

她想到：「多不幸啊！我是不能把這個問題跟他問個清楚了，太晚了！明天早晨他已不在人世了！」

她一想起巴斯弟盜要死，就覺得好像一柄利刃刺中她的心窩；好像巴斯弟盜底死，爲她是一個大損失；好像巴斯弟盜底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好像有一條神秘的繩子，將他倆束在一塊兒。她難過，她深深地難過，她眼睛望出來是一片黑。驀地，門外透進一道亮光：是黑婢拿着燈進來。黑婢將盤裏的菓子放在桌子上，隨口給法碧綱道：「小姐，今天一樁大新聞，小姐知道嗎？」「什麼新聞？」

「就是明兒早晨，巴斯弟盜要給亂箭射死的新聞。多不行啲！這樣一個英雄！」

「別說了，亞法拉，我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可是，還有一樁事，恐怕小姐還也不知道，原來巴斯弟盜也是信天主的。」

「少說一句好不好？不懂的事別胡說！」

「他死不死，跟小姐，另外跟我，全是毫無關係的。我一個同鄉兵，執行這樣的死刑已不是第一遭，犯人中，也有得救性命的，那完全是僥倖僥倖。」  
「這幾句話的用意，如何瞞得過法碧綱，她立刻

抬起頭來，懷疑地端詳亞法拉烏黑的臉孔，黑婢不露聲色，如無其事的將一只酒瓶放在檯上，好像她從沒有說過話一般。

法碧綱問道：「亞法拉你要說什麼？」

「小姐，我不說什麼，我一個低下人，不懂什麼的。」「你一定有什麼意思，快說！」

黑婢見話已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她兜過桌子，走到法碧綱床邊，朝四面望了一望，低聲道：「小姐要救巴斯弟盜嗎？」

法碧綱抖了一抖道：「當然！」

亞法拉把手放在自己嘴唇上，叫姑娘低點聲兒，又說：「可是代價很貴的。」「你說。」

「一百個撒斯旦 *Asterius* 跟我的自由。」

「可以，你給我什麼保證？」

「巴斯弟盜將軍受刑後二十四小時，還沒有死，小姐付錢好嗎？」

「好，你要我什麼保證？」

「就是小姐底話。」「好，那末快快去辦。」

「小姐別心急，小人自有主意。」

晚餐後，黑婢到弓箭隊住所裏去會見隊長，隊長

道：「如皮拉（亞法拉底別名）今夜沒有祭祀，你到這兒來幹嗎？」

「意法克，我知道沒有祭祀，我是跟你討論一樁要緊事。」

「關於你，關於我，關於囚犯。」

「囚犯嗎？他在那兒。」說時，他指着院庭底裏，對着門的那兒道：「你瞧：他睡得多好，他正做着快樂夢，他真像結婚前夜的新郎。」

「也像我兩個後天要結婚。」

「慢慢兒，要結婚，先該解決幾個問題。」

「倒說，什麼問題？」

「第一，你應當恢復自由，奴才老婆我不討。」

「這個問題我已解決了。」

「第二，還要有錢，你也知道的：我是一個窮光棍。」

「你要多少？」

「我已有兩個四十塊。」

「好極了，親愛的，哪個送你的？幹嗎要挨到後天？就是明天吧！或是晚晌也可以！」

「錢的來路很正當；到底，不是沒有條件的，我跟你說過：我到這兒來，也爲了囚犯。」

「我們兩個做夫妻，關他什麼事？」

「關他很大事。」

意法克一聽這聲話，面孔變了樣，舉起手，想賞她一個響括子，到底，看見黑婢鎮靜地站着，尖銳的眼光射到他的臉上，好像一隻禿鷲，望着一條毒蛇，他不由的放下手說道：「你發痴，你還是跟我討頭好，要是你見過皇帝出令時那幅怕人的嘴臉，你準不敢這般講。」

「說實話，沒有比你再傻的，這要射得他像死，我們就可做夫妻。」

「要是他好了，怎樣辦？」

「他的兄弟自會藏過他。」

「你不是說：只要他的性命，挨過二十四個鐘頭嗎？」

「只要你算得準，就是挨過了二十五小時仍舊死，也不關我們的事。」

「這我不能做，他是重要犯。」

「講了大半夜，還是講了一個空，那末眼看八十塊撒斯旦掉在水吧！」說着，她回頭就走。

意法克急忙喊住道：「慢慢跑，我還沒有說完呢，你的錢，分一半給我，好不好？讓我賞賞幾個小兄弟。」

「好，我另有二十塊可給他們做賞錢。」

「真的嗎？好小姐，好女巫！好魔鬼！給他們太多了，一半也够了，其餘做我們嫁粧好不好？」

「隨你，只要條件都辦到。」

「那麼，就定當吧！我保證那個人，受了刑，還會挨過二十四鐘點，後來，我倆做喜事。」（未完）



## 東歸通訊(二) 曉風

S兄：

由亞細細寄上的信，收到了吧！

十四號早六點半，我們由亞城出發，午前十一點半抵翡冷翠(Florence)。

當我們在亞城乘汽車到車站時，經過一座莊嚴偉大的聖堂，經車夫的介紹，知道那便是有名的博俊古拉殿堂，是當年聖方濟各爲天下罪人求得大赦的地方。停住車，我們步入了聖堂：嚴肅靜穆，雄壯宏麗，都和羅馬各堂相彷彿。在靠近更衣所處，有一所小小的經堂，這才是真正原來的博俊古拉殿(Portincola 取微小之意)，現在所有的外層大堂，那是後來起造的。它的歷史我不大明白，不過，從表面上看去，它決不

會有很大年紀的。至論原始的博俊古拉殿，却是非常別致的一所小堂。樸素雅淡而不覺得簡陋，一張很慈祥的原始的聖母像，還懸在堂的當中。堂的內部可容得二三十人，面積之小，正和它的名字相符。從被剝蝕而灰暗的牆壁上，很明顯地可以窺見他的時代的痕跡。打更衣所出去，有一塊小小的露天地，那裏長着沒有刺的玫瑰花，這玫瑰花變遷的歷史是這樣的：聖方濟各在生時，一次在惡魔的誘惑嚴重威脅之下，靈肉間起了劇烈的衝突，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聖人心想：要想戰勝惡魔，必須先制服惡魔所利用的工具——肉體。於是赤身倒臥在玫瑰花叢中，輾轉反側，像滾針氈一樣，使鮮血灑遍了玫瑰花叢。從那時起，那裏的玫瑰便都失掉了刺針，直到現在仍舊沒有變樣。這奇跡的玫瑰，遊人不能隨便採折的。我們臨行前，曾向該堂的神父，索得幾片，現在鄭重地保存在行篋裏，以資紀念。

翡冷翠，這爲讀過歐洲文藝復興史的，該是一個很熟悉的名詞。它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祥地，它那光明燦爛的歷史，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永遠留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它是文化都市和藝術之國，像世界

著名的大文學家但丁 (Dante)，建築彫刻兼繪畫家米開郎 (Michelangelo) 和芬西 (Leonardo de Vinci) 都是翡冷翠的明星。但丁的新生和萬世不朽的神曲 (Divina Comedia) 不但是意大利國語文學的開山祖，並且做了整個歐洲文藝復興的先聲，至於米開郎的梅瑟造像，華棟岡宮西斯督中的公審判壁畫，和芬西的摩那利沙像，都是世界最珍貴的藝術品。S兄，我們給翡冷翠的大名吸引着，頭來以前便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希望此行能得着更大的收穫，結果，它真的沒有使我失望，它所給予我的智識是多方面的，如今將我在這裏見聞所得的，先作一個簡畧的報道。

車到翡冷翠時，已是中午時分，南歐天氣，六七月間是非常炎熱的，然而我們爲了遊覽的心所驅使，亦都顧不得這些了。草草用過午飯，我們便跑往十字街頭。翡冷翠是一個非常熱鬧的都市，一切建築都在向現代化邁進着，尤其這裏的車站，是很時髦而科學化的，一切設備都很完美。這和羅馬城的舊式車站相比擬，顯然代表兩個新舊不同的典型。

我們第一參觀的是翡市的座堂 (Duomo)，這是一所中古派和古典派的混合建築物。然而所謂古典派，

也只是指細巧的裝飾而言，至於設計却仍是中古式的，所以它是文藝復興時，建築第一期的精神象徵物，這是當時翡市首創新派建築的伯龍納 (Brunellesco) 的工程。大堂的外圓頂要高到一百公尺，在翡市最吸引人視線的要算是它了。

後來我們在街上打聽了幾次，終於訪到了但丁的故宅：一所矮矮的平房，躲在冷清清的一個胡同口，經過時代的侵蝕，已經現出龍鍾衰老的模樣，一進門，是一個不很大的空堂，裏面陳列着許多照片和畫片，以關於但丁的爲最多，我們就地買了幾張留作紀念。再往裏走，是幾排整齊的樓房，據說現在有法黨的重要機關扎在裏面，生人不便擅入的。於是我們只好輕輕退出。從一個傍門過去是一個院落，院裏擺滿了茶几一類的東西，原來這是一個賣啤酒，橘汁，檸檬，和汽水等消渴品的地方。這時我們覺得：此次得來拜訪詩人故宅，實在是一件很榮幸的事，並且此去誰還再來，若不趁此就地留個紀念，未免負此一行，於是我們擇定位置坐下，談着詩人片斷的故事，暢飲了幾杯橘汁和檸檬。

我們從但丁故宅出來，又往米開郎的藝術陳列

所，這便是米氏的故居。當我們走着的時候，被幾個頑皮孩子注意了，到處追逐着我們，不時笑着將中指和食指叉放在鼻端給我們看。這是譏諷東方人鼻子扁小的表示，正和我們叫洋人大鼻子的意義相同。

我們走到米氏藝術所時，因為時間已過，門子已經關閉，我們只好轉往別處，次日再來。十五號一早我們便跑去，裏面一連十多個房間全都陳列着富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雕刻和繪畫，自然是以米氏的居多。米氏的個性表現在藝術上的是：忿怒，抵抗和強傲。他對於彫刻常是拿筋肉的顫動來表情的。凡見過羅馬聖伯多祿鐵鍊堂裏他所彫的梅瑟像的便能明瞭這點。他也把這種精神很巧妙地運用到繪畫上去，色彩的濃淡，他是不很注意的，他興味的唯一對象是人，而且這人又常是理想中的超人，關於超人所具的雄辯的風采和猛烈的態度，都是用筋肉的緊張來表現的。所以人都說米氏畫中的人物，像樂器中的弦，常是緊張着在留高調的樣子。在這許多的藝術作品中，也有米氏家世人物的像。據說米氏家系中斷，未能傳至今日，呵！這是多末不幸的一回事呀！

S兄，我不說翡冷翠是藝術之園嗎？如果你是專

門研究藝術的話，在這裏不怕找不到參考的資料。著名的作品，在這裏，簡直俯拾即是，因為翡市到處是由藝術點綴起來的。我們參觀過米開朗的藝術陳列所後，在街上走了不遠，無意中便遇到了基培爾（Lorenzo Ghiberti）的聖洗池。基培爾是中古時的大彫刻家，他有特殊的作風，能以繪畫的趣味入彫刻，四面別開，遂為翡市彫刻之祖。他的代表作物，便是這聖洗池的兩個銅門。他於浮彫上現配景法，以深淺大小表遠近，這純繪畫上的手法，據說當時米開朗見了，曾深歎其美，竟譽之為天國之門！

後來由一位在法黨的青年介紹着，我們還參觀過芬西和法爾里柯（Fra Angelico）幾處繪畫收藏所。這幾處都是要先打門票才能參觀的，裏面滿目琳瑯，一雙眼睛簡直應接不暇。剛一進去，真像賊盜闖入了滿藏珍寶的屋裏，因為太多，而且看見樣樣都好，反弄的不知從何下手了。這時最好手裏要有一本指南，或更好就地請一個嚮導，他可以領着你到處參觀並給你詳細加以解釋，這比你自已看指南在時間和精力上要經濟的多，不過事後不要忘記留幾個酒錢就是。在這些地方普通都有專門作遊客們嚮導的，作我們嚮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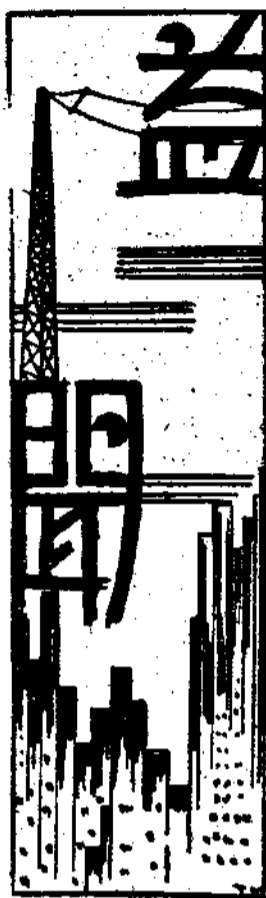
是一個不太老的老頭兒，他很熱誠地，到處指手畫腳詳細講給我們聽。只可惜我們爲了時間的限制，不能都耐心聽下去，只好選重要的觀賞了一下，其餘的都只滑眼看過而已。S兄，看到這裏，你或許要問我對於這一切的感受和批評吧，可是慚愧的很，我對藝術是太外行了。外行人談行內事，往往會鬧出話柄來的，所以還是恕我不談這一層更好。

我們參觀了名勝後，同那領我們的那個青年，在街上閒走着，不知怎的，我們談到了法黨的問題，我們就問他是否也在黨，他說在的。我們接着又問他在黨的動機和理由，他說政府定有優待黨員的辦法，不在黨的，不容易在社會上找得職業。不過這幾年來，爲了僧多粥少，在黨的也不容易獲得位置。他說時，我心裏暗暗地想：原來所謂入法黨，也還有這多的背景哩。這是一個忠厚老實的青年，我們帶走帶說，走到一條岔路時，他很禮貌地和我們握手作別了。

近幾年來，爲了國內生活的不安定，尤其這次「七七」事變以來，祖國的無數生命財產，都給炮火摧毀了，許多同胞都流亡到海外來謀生。在羅馬，以前是不大看見中國走販的，近一二年也逐漸多起來，

這顯然是受到戰事的影響的緣故。這些同胞大都來自中國南方沿海幾省，而尤以浙江寧波人爲最多。他們的來法是靠在歐亞的外國郵船上，盡着些粗賤的本分：如抹地板，在船的最下層担任洗衣的工作等。這樣到了目的地，便行登陸。他們的生意大都是在街上走着賣些零星布匹，領結帶和鞋帶等。這些同胞們的生活在精神方面是很痛苦的。因爲他們是置身在一個陌生的異國裏，生命和權利都得不着保障。當地人的欺侮，自然是免不掉的。卽中國的達官貴人和留學生又有誰同情他們呢？偶爾在街上遇見了，也要以鄙夷的態度趕快躲開他們，深恐因他們而在人前丟了面子。這次在翡市也遇見幾個中國走販，他們都是浙江寧波人，他們見了我們，像見了家人一樣感覺着親切有味，只可惜他們都不會官話，而寧波語我們又不懂，這使雙方談話中感覺着很大困難，不過從他們誠懇的態度和偶爾我們懂得的一兩句話中，看出他們是很關心着祖國的情形的。經我們一番詳細解釋之後，他們個臉上浮起了希望的微笑。

我們計畫今天上午十一點半，乘車到琪諾威。現在離開車時刻不早了，就祝你康健！



### 現教宗向拉丁美洲廣播

去年十一月九日，乃智利桑弟亞哥城全國聖體大會之最後一日，聖父教宗庇護第十二，特向智利

及拉丁美洲全體公教信友，放送無線電廣播。演講開始，聖父首先追憶智利國之公教原始，繼稱此次之全國大會，將為信友提高靈魂生命之機會，俾以其增強之神靈修養，度過現世生活之種種困難。此外，聖父並表示希望智利及拉丁美洲之和平得以永久維持，增，長務使所有人類，皆造成彼此兄弟之關係云。

### 南美和平與教宗

加里福尼亞州南部公教會，最近舉行泛美第一台彌撒，參加者計阿根廷，巴西，智利，高斯達利加，哀瓜道爾，尼加拉瓜，巴拿馬，秘魯，及威內瑞拉等國代表多人。彌撒中，由一位司鐸講道，暢述歷代教宗對拉丁美洲和平運動之努力，據該司鐸稱：當

哥倫布在桑撒肋互刀爾登陸後之七個月後，教宗亞歷山第六即已明見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必為新大陸而起衝突。一五三七年，教宗保祿第三極力反對使美洲印第安人為奴隸之企圖，並聲明吾人不論其信任何宗教，其有自由及所有權則一也。一八九三年，秘魯及哀瓜道爾之國境糾紛，賴教宗之斡旋而平息；他如一八五九年英國威內瑞拉間對畿內亞之協約簽字，均有賴於當日教宗之周全。一八九八年，教宗良第十三息止海地與聖多明我共和國之糾紛。同年更保障西班牙與美國間之和約，使西班牙與美國之戰得以避免。一九〇二年，教宗止息阿根廷與智利之國境紛爭，簽定和約，而以著名之安底斯山基多銅像，象徵永久之和平。一九〇五年，哥倫比亞與秘魯間之和平會議，幾全部為教宗所釀成。他如一九〇九—一〇年，巴西與玻里威亞間，巴西與秘魯間之糾紛，亦無不賴教宗之多方努力，以迄和平云。

### 江南教區百周年紀念

教皇庇護七世，在一八一四年，八月七日，恢復耶穌會後，中國教友，追念前留華會士之宏功偉烈，羣紛紛上書教廷，懇請重遣該會士東來傳教。一

八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巴黎省耶穌會士：南格祿，艾方濟，李秀芳，一行三人，冒着雅片戰爭之烽火，安抵上海，江南教區遂奠基焉。迄今星移物換，適值百周盛典，曠昔之江南教區，因教務之發達，已化為上海，南京，海門，徐州，蕪湖，安慶，蚌埠七教區矣。據一八四二年時，江南共有信友五萬五千人，今則在此同一區域內，已出四二萬關頭；只以上海區而論，竟獨自擁有十四萬人。近聞江南各教區，均在積極籌備大規模之百周慶祝典禮云。

### 上海張登堂司鐸逝世

上海教區張涇本堂張登堂司鐸，最近忽染傷寒，不數日即逝世。讖者聞噩，無不同聲惋惜。按張司鐸乃國籍神職界不可多得之人材，先畢業於徐滙中學，繼入上海教區修院，攻讀神哲學。晉鐸後為其成績卓著，被派負及羅馬聖額我畧大學，方逾一載，就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復入法國巴黎政治學校，研究經濟社會學。畢業歸國，曾一度任徐家滙大修院哲學教授，兼震旦大學政治經濟學校教授，旋改任南京震旦附屬中學校長，最後傳教於張涇。司鐸逝世時，年僅四十有一歲，是實我上海教區之一大損失。

### 震旦醫學院演劇助捐

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前為聯絡同學感情，曾有醫學院同學聯誼會之組織，會中設立學術組，體育組及游藝組三組，游藝組又分舊劇，話劇及音樂三股。就中以話劇股扮演最先，而舊劇則因演員不多，練習不易，未能及時上演。本年秋季，上海南市難民醫院請求震旦醫學院同學聯誼會代為募捐，事關善舉，義不容辭。同學等因加緊練習，經月餘之努力後，卒於十一月一日如期演出：劇目計有「搜孤救孤」，「女起解」，「敬思解寶」，「天霸拜山」，「捉放曹」等劇，聞出場結果尚稱滿意，總計淨餘三千餘元，悉數捐給南市難民醫院，亦見該校同學之熱心社會云。

### 北京仁慈堂火災

去年十一月一日晚間，北京仁慈會修女主辦之仁慈堂，不幸慘遭火災，損失達一萬元，起火原因不明。按仁慈堂乃仁愛會修女於一八六二年所創辦，成立迄今前後收容孤兒達二萬一千名，內有殘廢患者二三十名，常川在院收養。院中經費無多，所賴以維持者，大多仰仗慈善家之捐助。此次經此不幸之災，該院之維持，諒當更加困難矣。



## 一個小建議

野火

記得今年春上，聖心報的編者發起了聖心報一萬份運動；當時我也興高采烈地活動了一回。結果，成績總算不差；我爲它找到了二打半新定戶。

昨天，因便過訪該報主筆於文定公故里；言談之間，得知聖心報現有定戶四三七八個，比萬份運動前，增加六六六份。離目標還太遠呢！中華公教的教友，對於自己的刊物太冷淡了！這是我們祈禱宗會會友的恥辱，讓我供獻一個小建議吧！

爲完成聖心報一萬份運動，我建議：  
每個祈禱會員，當訂閱一份聖心報；  
每個祈禱會員，當介紹一份聖心報；  
每個祈禱會員，在新年裏，當送人一份聖心報。

我想有點熱血，真正愛慕耶穌聖心的人們，定能贊成我的建議的。

## 聖心報

第五十六卷

第一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准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匯  
土山印書館

全年	十二冊	十二元
零售	一冊	一元二角
價	預定全年	十二冊
國內郵費在內		十二元
國外另加郵費二元四角		
目	香港澳門郵費四角八分	